

論歐洲聯盟國際投資政策之法律規範

李貴英

東吳大學法律系
10048 台北市貴陽街一段 56 號
E-mail: cathyli2@scu.edu.tw

摘要

里斯本條約首度明文規定歐盟在外人投資方面之專屬權限，並將投資納入共同商業政策之範圍。儘管如此，歐盟對外投資政策之適用範圍仍有欠明確。倘若歐盟之專屬權限涵括投資保障與自由化，歐盟則有必要制定投資協定範本以適用於未來之自由貿易協定投資專章。2010 年執委會提出兩項草案：第一、一項規則草案用以解決因投資權限移轉至歐盟層級而產生的真空狀態；第二、倡議新歐盟投資政策之函示，針對歐盟對外洽簽投資協定或自由貿易協定投資專章的問題，提供談判權限。歐盟在投資領域之新權限勢必將在會員國、執委會與歐洲議會之間引起熱烈討論。

關鍵詞：共同商業政策、外人直接投資、專屬權限、最低投資平台、證券投資

壹、前言

國際投資條約訂定促進與保障外人投資之規則，在實際適用上不僅有助於提昇國際貿易關係，亦直接影響到國際投資之量與質 (Dolzer, 2006: 13; Leshner & Miroudot, 2006: 6-7; Neumayer & Spess, 2005: 1567; Salacuse & Sullivan, 2005: 67)。約束地主國政府干預外國投資人投資運作與活動，可以降低政治風險，並提高投資意願。促進與保障外人投資因而受到各國投資法制之重視，同時提供外國投資人適當之爭端解決管道，亦有助於吸引外人投資。早在未生效之哈瓦那憲章 (Harvana Charter) 中，即提出多邊投資架構之建議。嗣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與世界貿易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也先後提出過有關多邊投資協定的構想，不過並未成功。事實上，歐盟與美國對於維持穩定及可預測性的投資環境，也一向十分重視 (Gugler & Tomsik, 2007: 4; McGuire & Smith, 2008: 142)。在 2001 年杜哈部長宣言 (Doha Ministerial Declaration) 中，也強調「透明、穩定與可預測性的條件」對於促進外人投資與拓展貿易有所幫助，同時肯認貿易與投資之關係 (McGuire & Smith, 2008: 121;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01: point 20)。美國貿易代表署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s; USTR) 曾倡議談判一項全面性協定，以涵蓋所有可能形態的投資 (Bora, 2004: 208)。歐盟則提議投資設立前之准入，應採取服務貿易總協定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GATS) 模式，採正面表列 (由下而上，bottom-up)；反之，美國則主張採取負面表列 (由上而下，top-down) (Gugler & Tomsik, 2007: 12;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02: 1-7)。2004 年坎昆部長會議失敗後，貿易與投資議題從杜哈發展議程 (Doha Development Agenda) 中移

除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04)。在欠缺多邊投資規則之下，歐美等主要國家轉而優先進行雙邊與區域性貿易談判 (Woolcock, 2007: 2)，一系列的雙邊、複邊與區域性條約遂大量增加。

在此一趨勢下，歐盟瞭解其必須針對國際經貿運作制定完備的法律規範，俾能掌握契機 (European Commission, 2006b)。不過觀諸其近年來的表現，歐盟在投資促進與保障方面的表現，似乎乏善可陳。2006 年，歐盟執委會注意到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 國家相比，歐盟在國際投資協定之締結與實施成效上皆瞠乎其後，而主要原因之一在於歐盟本身畫地自限。歐盟投資人與其他競爭對手相較之下，顯然受到歧視，且逐漸喪失市場占有率 (European Commission, 2006b)。基此，執委會在里斯本條約 (Treaty of Lisbon) 生效之前，即已先行採取新的模式，並著手於規劃新的歐盟投資政策。自歐盟與智利所簽定之聯合協定 (association agreement)¹ 起即開始執行，歐盟訂定所謂的「最低投資平台」(Minimum Platform on Investment)，並在歐盟所協商的優惠貿易協定中納入投資專章。至於歐盟投資政策的進一步發展，則反映在里斯本條約的修正中。

里斯本條約於 2009 年 12 月 1 日生效後，在歐盟共同商業政策方面，納入歐盟在外國直接投資方面擁有專屬權限之新規定 (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207 條) (李貴英, 2011: 419; Dimopoulos, 2010: 3; Leal-Arcas, 2010: 463; Shan & Zhang, 2010: 1049)。不過，即使在里斯本條約之後，歐盟投資政策及其法律基礎，尚不足以完全因應現今詭譎多變之經濟局勢。原因之一在於混合協定 (mixed agreements) 的型態仍未告終，倘若歐盟意欲簽訂純粹的歐盟投資協定，

¹ 該項聯合協定於 2002 年 11 月 18 日簽署，刊載於 *Official Journal*, L 352 (European Union, 2002)。

恐仍受到一定的制約與牽絆。例如若對投資的定義採取狹義解釋，則在投資方面的權限，未來可能將由歐盟與會員國分享之 (Bungenberg, 2011: 32-35; Karl, 2006: 413)。然而為了俾使歐盟足以與其他經濟強國相競爭，歐盟在共同商業政策方面的權限有必要擴張至外人直接投資領域。因此，歐盟近來致力於發展外人直接投資之促進與保障政策，甚至於在里斯本條約生效之前，縱使歐盟在投資方面之權限仍然有限的情況下，執委會依然試圖以大方向來處理投資議題 (Maydell, 2007: 73)。此外，有鑑於歐盟現今在投資領域擁有全新的專屬權限，歐盟應如何妥善處理 27 個會員國對外已簽署生效共約 1300 項雙邊投資條約的問題，也立即浮上檯面。²

2010 年 7 月 7 日歐盟執委會公布有關歐盟投資套案，包含兩份文件，其一有關歐盟國際投資政策之函示 (European Commission, 2010a)，其二為歐盟會員國與第三國間雙邊投資協定過渡性安排之規則草案 (European Commission, 2010b)。自從里斯本條約生效後，由於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207 條在投資領域方面之重大變革，將外人直接投資事宜劃歸歐盟專屬權限，因此外界一直期待歐盟公布新的投資套案。在里斯本條約生效之前，外人直接投資政策領域係由歐體與會員國進行分工，而歐盟所擁有之權限非常有限。在實務上，歐盟可處理有關投資設立前階段與市場進入的問題，因此執委會曾進行有關投資市場進入與投資自由化之雙邊與多邊協定談判。會員國則著重於投資促進與保護，並與第三國簽署雙邊投資條約。因此過去與第三國簽署投資協定，屬於會員國之權責範圍。但是在新制之下，投資保護與證券投資³ 可望納入歐盟專屬權限之範

² 據統計全球大約有超過 2800 項投資條約，請參見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11: 213-215)。

³ 證券投資 (portfolio investments) 有可能納入歐盟在投資方面之專屬權限，至少目

圍內。尤其在里斯本條約之後，由於歐盟在投資領域擁有全新的專屬權限，因此歐盟對外洽簽自由貿易協定 (free trade agreements; FTA) 之時，可納入投資專章之談判。是故本文擬就里斯本條約之後，歐盟在投資領域之新權限與新的歐盟投資政策予以分析，進一步探討歐盟今後對外洽簽自由貿易協定時，在投資專章的部分，應如何形塑有關投資之實體規範，釐清投資之定義，作為促進投資，與提供投資待遇與保障之基礎。除了實體規範之外，歐盟未來如何建構投資爭端解決之機制，亦具有相當之重要性。

貳、投資之實體規範及相關問題

里斯本條約有關外人直接投資之規範，可從相關規定之修正予以觀察。在歐盟與會員國權限共享之情況下，歐盟對外談判與締結貿易與投資協定，不僅對歐盟而言有許多困難有待克服，對第三國亦造成不便，舉例言之，歐盟內部之批准程序即十分繁瑣。基此，現行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207 條規定歐盟在共同商業政策下之外人直接投資事項上擁有專屬權限，歐盟在投資政策領域之權限因而有所擴張。

在外人直接投資方面的權限移轉，旨在強化歐盟在雙邊及多邊投資談判的角色 (European Commission, 2003)。歐盟的談判能力遠超過個別會員國，可為歐盟投資人在第三國投資時爭取到較佳的待遇條件 (Karl, 2006: 425; Mandelson, 2007: 15)。由於改善投資條件的議題在新一代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過程當中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因此如果歐盟不正視這一點，將處於不利之地位 (Woolcock,

前執委會採取此一立場。不過會員國能否接受，則尚待觀察。下文對此一問題有所分析，在此不予贅述。

2007: 8)。執委會強調：「未來自由貿易協定亦應納入投資的新規定……應與會員國密切協調以發展出全新、有企圖心的歐盟投資協定範本，並藉由投資促進與便利的對話以有效補充」(European Commission, 2006b: 18)。歐盟所擁有的新權限有助於談判涉及市場進入與設立前待遇的投資條約，亦可縮小歐盟會員國對外簽定之既存雙邊投資條約，以及其他國家所締結之協定(如 NAFTA 之類的協定)，相互之間所反映出來的差距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2008: 17)。

探討歐盟今後對外洽簽自由貿易協定時，在投資專章的部分，應如何形塑有關投資待遇及投資保障等之實體規範，首先應就里斯本條約之後，歐盟在投資領域之新權限予以分析。不過由於投資領域之權限移轉至歐盟層級，因此在現階段的過渡時期產生了若干問題，而該等問題可望由一項規則草案予以解決，故下文亦一併就目前的現況予以分析評估。未來歐盟行使新權限洽簽自由貿易協定投資專章，勢必受到新歐盟投資政策的影響。

一、里斯本條約之後歐盟在投資領域之新權限

里斯本條約之後，歐盟擁有外人直接投資領域的專屬權限。不過，此一權限之適用範圍尚不明確。大部分的雙邊投資條約對於「投資」一詞盡量採廣義解釋，或是對於「設立」與「企業」一詞採狹義解釋 (Karl, 2006: 413)。國際貨幣基金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對於「外人直接投資」一詞的解釋，乃是某一經濟體之企業在另一經濟體之企業取得持久利益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n.d.)，歐盟在有關資金自由流通之指令中亦採之。⁴ 儘管如此，歐盟將採取何種政策工具，仍尚待觀察。

⁴ Directive 88/361/EEC, *Official Journal*, L 187/5 (1988).

關於共同商業政策當中外人直接投資所涵蓋的範圍，某些人士主張里斯本條約的規定僅限於投資自由化 (Krajewski, 2005: 91)。如此一來，歐盟對內與對外之規範權限僅涵蓋市場進入、投資設立前階段與國民待遇。至於投資保障、徵收與資產保護標準的問題，則屬於歐盟會員國雙邊投資條約之範圍 (Tietje, 2009: 14)。反之，某些人士則主張歐盟應有權締結含有全面性投資規則之國際協定，如同美國對外所締結之自由貿易協定當中所訂定之投資規範。換言之，歐盟應有權洽談市場進入、設立前與設立後之待遇標準、實績要求、投資人對地主國爭端解決條款，甚至於有關徵收條件與保護的問題。有關徵收條件的問題，觀諸歐洲法院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ECJ) 之判決，大致上已由習慣國際法與歐盟法之一般原則所認定。⁵

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207 條並未明確限定範圍，不過，基於實務與效率的需求，歐盟應有權處理外人直接投資促進與保護的所有議題 (Karl, 2006: 422)。共同商業政策在整體上已經超出貿易範疇，除了外人直接投資之外，還納入智慧財產權，這一點也與資產保護息息相關 (Ceysens, 2005: 259; Dimopoulos, 2008: 101; Karl, 2006: 421)。此外，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345 條並未排除歐盟之新權限得擴張至保護標準。換言之，條約並未保留給會員國認定徵收之專屬權限，其範圍僅涉及到會員國將私有財產國有化，或將公營事業民營化的權力而已。⁶ 在智慧財產權保護的領域亦復如此，過去歐洲法院曾在判決中指出若非僅涉及智慧財產權存在與否之規範，應於歐體層次予以通過 (Dimopoulos, 2008: 101)。歐洲聯盟運

⁵ ECJ, Case 4/73, Nold, [1974] ECR 491; Case C-84/95, Bosphorus, [1996] ECR I-3953.

⁶ ECJ, Case 182/83, Fearon/Irish Land Commission, [1984] ECR 3677.

作條約第 345 條保留給會員國之權限在於認定徵收是否發生與何時發生，而非徵收之條件。徵收的條件屬於外人投資規範之一，不屬於第 345 條之範圍，而是屬於第 207 條之範圍。

第 207 條之範圍甚廣，亦可適用於歐盟處理主權財富基金的問題。此一問題將不再由會員國國內法予以規範。外人投資主權財富基金屬於共同商業政策的範疇，應被視為外人直接投資，屬於歐盟專屬權限所管轄。惟證券投資及其他新型態的投資，因屬間接投資，則不屬於共同商業政策的適用範圍。

執委會所公布之歐盟國際投資政策函示，述明歐盟未來將如何運用其新權限。執委會在函示中討論了歐盟投資政策的目標、標準與內容。由於里斯本條約並未定義何謂外人直接投資，因此倘若歐盟會員國與執委會之間無法達成共識，則最終應由歐洲法院作成決定。根據執委會的計畫，歐盟共同投資政策應整合投資自由化與投資保護。因此歐盟之專屬權限應涵括市場進入與自由化（例如設立前國民待遇之拘束性承諾），以及投資保護（例如資金移轉）等議題。

不過，在投資之定義尚無定論之前，歐盟在投資專屬權限範圍之問題仍然懸而未決。例如證券投資是否屬於歐盟專屬權限，仍有疑義，因此外人直接投資可能仍有部分屬於會員國之權限範圍。倘若如此，包含證券投資在內之投資條約可能屬於混合協定，歐盟與會員國須共享權限，而該等協定不僅需要歐盟理事會一致同意，更要求所有會員國的批准。

二、現階段過渡時期之安排

里斯本條約生效後，外人直接投資已被納入歐盟共同商業政策之範疇。在理論上，此後會員國應不得自行簽訂雙邊投資條約，而

應由歐盟為之。然而，在里斯本條約生效之前，歐盟並未針對里斯本條約生效後所產生的真空狀態有所準備，歐盟既未建立任何的過渡性機制，亦未提供任何指導原則，以指示執委會如何處理外人直接投資之問題。此外，關於里斯本條約相關約文的確切意義與意涵，也未有任何歐盟與各會員國一致同意的解釋存在。

儘管如此，執委會貿易總署成立了一個全新的「投資政策小組」(Investment Policy Unit)，由Jean-Francois Brakeland先生領導。自該小組成立後，一直由其向各界利害關係人介紹執委會所倡議之方案。有關里斯本條約生效後所產生的真空狀態，已於歐盟理事會貿易政策委員會 (EU Council's Trade Policy Committee; TPC) 中進行討論，該委員會為理事會中負責處理歐盟貿易政策之工作小組。貿易政策委員會由貿易專家與各會員國外交官組成，至2009年11月30日為止被慣稱為「133委員會」(Committee 133)。

在持續討論里斯本條約各種可能解釋的同時，歐盟決定制定全新的歐盟投資政策架構，且由執委會提出未來的發展方向。從執委會公布的文件顯示，執委會提出兩種方法：第一、提出規則草案，以解決因投資權限移轉至歐盟層級而產生的真空狀態；第二、提出倡議新歐盟投資政策之函示，針對歐盟對外洽簽投資協定或自由貿易協定投資專章的問題，提供談判權限之基礎。下文擬就過渡性規則草案之主要內容與現況予以評析。

(一) 規則草案之主要內容

由於目前歐盟在投資領域擁有全新的專屬權限，因而歐盟會員國對外所簽訂之雙邊投資條約應如何處理的問題，立即浮上檯面。以德國為例，德國與第三國簽訂了大約 140 項雙邊投資條約，英國大約 120 項，法國大約 100 項，奧地利大約 50 項。如前所述，對

外締結國際投資協定之權限將移轉給歐盟。因此，歐盟會員國應不得以其名義洽簽新的雙邊投資條約（不過執委會所提出之規則草案另有規定）(Ceysens, 2005: 287; Krenzler & Pitschas, 2005: 11)。關於會員國已簽訂之雙邊投資條約法律地位的問題，早已有所討論 (Ceysens, 2005: 259)。縱使歐盟沒有立即行使在投資領域方面的新權限（例如談判與簽署新的國際投資協定），會員國與第三國已締結、生效的雙邊投資條約，其效力如何？基本上，會員國有義務修正或甚至於終止不符合歐盟條約之協定，縱使該等協定在國際法與歐盟法上皆屬有效。基此，根據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351 條與歐洲聯盟條約第 4 條第 3 項規定，會員國理應修正該等協定之相關規定以符合歐盟法。如此一來有可能會導致會員國終止該等協定，一如歐洲法院在相關判決中所揭示者。⁷ 關於早期歐洲經濟共體六個原始會員國所締結之所有雙邊投資條約，第 351 條可能無法直接適用（蓋因所有雙邊投資條約均於 1958 年後所締結）。儘管如此，根據第 4 條第 3 項規定，會員國有可能必須終止該等協定。此乃忠實合作義務之體現。⁸

另一種合理與務實的方法，乃是歐盟允許會員國所締結之雙邊投資條約仍然維持其效力，直到歐盟洽簽特定的國際投資協定為止，以避免外人直接投資喪失條約保護的情形 (Tietje, 2009: 17)。歐盟條約並未規定過渡期，亦未允許會員國有權維持該等協定之效力。長期來看，根據第 207 條規定，會員國所締結之雙邊投資條約

⁷ 相關判決係指涉及奧地利、瑞典、芬蘭等國違反條約之案件，詳見下文之析述。

⁸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Tizzano in Case C-216/01, Budvar, [2003] ECR I-3617, at para. 150;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Maduro in Case C-402/05, Kadi, [2008] ECR I-6351, at para. 32;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Maduro in Case C-205/06, Commission v. Austria, [2009] ECR I-01301 and Case C-249/06, Commission v. Sweden, [2009] ECR I-1335, at para. 33.

勢必被歐盟所洽簽之新協定所取代。不過，會員國應被允許繼續進行投資保險計畫，以及其他對外人投資之財務支援措施 (Ceysens, 2005: 259)。

執委會所提出之規則草案，目的在於建立過渡性機制，俾使會員國已簽訂之雙邊投資條約，與里斯本條約之後歐盟在投資方面所擁有之締約權，得以相容並蓄。規則草案旨在確保投資權益，同時無損於歐盟之權限。目前執委會所建議的做法，係有條件的允許會員國與第三國所締結之所有雙邊投資條約仍維持其效力，甚至於可以允許會員國就既存條約或新條約進行談判，不過必須置於歐盟權限之控制下。

根據規則草案，會員國應通知執委會該國仍意欲維持有效之既存雙邊投資條約 (第 2 條)。第 3 條則規定該等條約繼續存在必須取得授權。取得授權必須符合若干條件。執委會將檢視會員國提報之所有雙邊投資條約，以認定其是否違反歐盟法、是否與歐盟與第三國締結之有效協定相重疊，或是否構成歐盟發展及執行投資政策之障礙，尤其是共同商業政策 (第 5 條)。倘若有該等情事存在，第 6 條允許執委會撤銷第 3 條所規定之授權。

第 7 條規範會員國如何經授權得與第三國進行談判，以修改既存之雙邊投資條約與簽署新條約。顯然執委會掌控整個締約過程。會員國應通知執委會有意進行談判，並提供所有相關文件與資訊 (第 8 條)。第 9 條規定執委會應授權展開正式談判，除非其認定展開談判將違反歐盟法、損害歐盟與第三國正在進行或有意進行之談判目標，或有礙於歐盟投資政策。第 9 條授權執委會得要求會員國將特定條款納入雙邊投資條約之中，第 10 條規定應通報執委會談判之進展與結果，甚至於執委會可以參與談判。第 11 條要求會員國將條約草案送交執委會，由執委會認定有無違反歐盟法、有無損

害歐盟與第三國正在進行或有意進行之談判、是否有礙於歐盟投資政策，或者是否未將執委會所訂定之條款納入條約當中。倘若未符合該等條件，則會員國無法取得授權簽署協定。

縱使會員國取得執委會授權，執委會的介入並不因而終止。根據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會員國應立即通知執委會相關協定規定下所舉辦之所有會議，且應提供執委會議程，以及所有相關資訊。更重要的是，倘若討論的議題可能影響到歐盟投資政策的執行，尤其是涉及共同商業政策，執委會得要求相關會員國採取特定立場。基此，從會員國請求取得展開談判之授權，到雙邊投資條約的運作，執委會可完全掌控。

此外，根據規則草案第 13 條第 2 項規定，執委會得掌控在會員國與第三國雙邊投資條約之下所進行之爭端解決。所有根據該項規則取得授權之協定，會員國一旦知悉後應立即通知執委會任何爭端解決之請求。規則草案要求會員國與執委會充分合作，採取必要措施以確保有效防衛，有必要時，執委會將參與爭端解決。觀諸執委會所提出之規則草案，與歐盟國際投資政策之函示，歐盟即使無法單獨作為仲裁之當事方，至少歐盟應與會員國共同作為當事方。

會員國也將喪失主動展開（或不展開）仲裁的能力。規則草案第 13 條第 3 項規定在發動任何爭端解決機制之前，應取得執委會之同意。倘若執委會提出要求，會員國應發動該等機制。這一點包括與雙邊投資條約締約方進行非正式諮商。同樣的，會員國應與執委會充分合作，有必要時，執委會亦將參與。

（二）現況與評析

有鑑於里斯本條約賦予歐洲議會在共同商業政策領域之立法權限，因此執委會所訂定之規則草案已提交理事會與歐洲議會審議

中。如前所述，規則草案之內容主要包含兩部分：第一、承認現行的雙邊投資條約或稱為「祖父條款」(Grandfather Clause)，使既存之雙邊投資條約得以有效存續；第二、將歐盟甫獲得之權限還諸各會員國。

就祖父條款而言，會員國得依此一方式維持既存條約之效力。自規則草案生效之日起，將承認所有會員國對外已洽簽之雙邊投資條約，包含會員國在里斯本條約生效後批准之條約。然而規則草案也訂定了該等條約有效性之終止日期，同時在過渡期間內也必須遵循特定條件，包括該等條約必須符合歐盟法。換言之，某些會員國可能必須為既存條約重開談判，以符合此一條件。

就專屬權限或授權能力之委任而言，此一方式雖然特殊，但是里斯本條約僅規定將專屬權限劃歸於歐盟，卻未禁止歐盟將專屬權限再授與返還給各會員國，並且過去已有先例存在。此一權限之委任允許會員國得重啟談判以協商既存的雙邊投資條約，並且似乎亦允許會員國得談判新的雙邊投資條約。在此種情況之下，立即浮現一些問題，亦即此種情形將持續多久？該等委任應附帶何種條件？基本上，可能附帶的條件包括：第一、會員國必須通知執委會或是請求許可；第二、談判時，執委會將派遣觀察員；第三、新雙邊投資條約必須包含特定規定；第四、新雙邊投資條約應促進里斯本條約之廣泛政策目標，包括永續發展、消除貧困和尊重人權 (Maes, 2010: 12)。

執委會規則草案已送交歐洲議會與理事會按一般立法程序審議。換言之，歐洲議會與理事會在審議上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且須取得條件多數決通過。倘若歐洲議會與理事會在一讀或二讀中達成共識，該項規則可望在未來十五至三十個月內通過。該項規則草案顯然將引起歐洲議會與理事會貿易政策委員會的討論，同時也是歐

洲議會必須處理的第一項重要貿易法案。此外，該項法案也給予民間社團表達關切與提出建議的機會。由於一般立法程序歷時長達十八個月，因里斯本條約而產生的真空狀態無法立即填補，因此執委會也已承認真空狀態的存在，並且認為目前處於微妙的法律狀態，且將面臨許多挑戰 (Maes, 2010: 13)。截至 2011 年年底為止執委會尚未公布任何正式的建議 (recommendation)，但聲稱已對會員國提出非正式的提議，亦即會員國得持續批准已簽署的雙邊投資條約與簽署已開啟談判的雙邊投資條約，以及會員國被允許依談判進度而得完成現行的談判。無論如何，會員國不應投入任何全新的談判。此外，據稱對於各會員國與其他國家所簽署之雙邊投資條約，若在歐盟內部造成歐盟投資人平等之情況，執委會已指示會員國應中止該等雙邊投資條約。執委會的非正式意見顯示執委會並未意圖停止會員國進行雙邊投資條約之談判或批准程序，但是似乎亦未保障會員國政府免於其公民因違法談判投資條約而進行法律訴訟 (Maes, 2010: 13)。

三、新歐盟投資政策之影響

在過渡期間內，歐盟意欲實施投資專屬權限之最佳管道，乃是對外洽簽自由貿易協定，並且內含投資專章。關於這一方面，歐盟投資政策函示內容之分析，可指引出未來歐盟之發展方向。不過仍有若干懸而未決之問題，有待進一步觀察。

(一) 歐盟投資政策函示之分析

執委會所公布之歐盟國際投資政策函示，述明歐盟未來將如何運用其新權限，執委會在函示中討論了歐盟投資政策的目標、標準與內容。由於里斯本條約並未定義何謂外人直接投資，因此歐盟會

員國與執委會之間若無法達成共識，最終應由歐洲法院作成決定。根據執委會的計畫，歐盟共同投資政策應整合投資自由化與投資保護。因此歐盟之專屬權限應涵括市場進入與自由化（例如設立前國民待遇之拘束性承諾），以及投資保護（例如資金移轉）等議題。

執委會已表示並未計畫與所有可能的國家進行雙邊投資條約的談判，而是希望專注於與主要貿易夥伴進行投資條約談判，如印度、加拿大、俄羅斯、中國，以及南方共同市場。儘管執委會得與未進行自由貿易協定談判的國家（如中國）開啓談判，不過執委會傾向在自由貿易協定中納入投資規定，而非僅就投資條約之簽署進行談判。歐盟某些貿易夥伴，如加拿大，主動要求在其與歐盟簽署之自由貿易協定中納入投資保護專章，此舉亦吻合執委會函示之規劃 (Maes, 2010: 13)。

至於內容的部分，執委會主要關注於實現提供歐盟投資人法律安定性與最大程度保護之目標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0a)。執委會表示並非追求詳細標準，而是將可適用於每項特定談判之原則列出。基此，執委會邀請各會員國參與提供建議，例如是否需要加入特定條款（如勞工、環境等），或是需要排除特定部門（如文化、農業等）(Maes, 2010: 13)。

(二) 懸而未決之問題

在里斯本條約之後，歐盟能否形成共同之國際投資政策，值得觀察。關於這一點，可由四個面向予以分析，首先是歐盟投資政策對外面向的問題，尤其是所謂的「全球歐洲」(Global Europe) 模式。其次是未來歐盟單獨以其名義進行投資議題談判與洽簽之問題。接著是歐盟未來制定投資協定範本之問題，以及未來歐盟面臨修正基礎法規的必要性。

1. 歐盟投資政策之對外面向：全球歐洲模式

受到杜哈回合談判進程的影響，歐盟在 2006 年宣布將尋求締結新的優惠貿易協定 (Abbott, 2008: 1; Woolcock, 2007: 2-8)。基於此，歐盟與海灣合作理事會、南韓、東南亞國協、印度，以及南方共同市場展開談判。歐盟與俄羅斯、中國的夥伴協定已到期，因此接下來進行後續協定的談判。與地中海國家的談判也在進行 (Euro-Mediterranean Heads of States and Government, 2008: 8)。由於美國與中國、日本、南韓、澳大利亞、紐西蘭等國已經開始強化優惠貿易協定關係，歐盟顯然也試圖要迎頭趕上，與若干國家洽簽新協定 (Bhagwati, 2008: 14; Sally, 2008: 87)。儘管如此，若與美國投資保護的模式相比，歐盟對外投資保護與投資政策的有效性，還是令人懷疑。主要原因在於歐盟對外行動的權限受有限制，以及歐盟會員國在何種限度內仍得與非會員國洽簽國際投資協定，還存有不确定性 (Ceysens, 2005: 259; Karl, 2006: 413; Maydell, 2007: 73; Mola, 2008:1)。

無論在資本自由流通的領域，或是在有關投資設立的事項上，過去歐盟對內權限的行使均不足以調和整體投資政策 (Eeckhout, 2004: 58;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2008: 8)。因此，過去歐洲法院曾將投資政策排除於共同商業政策與歐盟權限之外，且有關投資之對外關係權限係來自於內部措施。⁹ 在里斯本條約生效之前，共同商業政策與基本自由並未提供歐盟在投資領域專屬權限之基礎。¹⁰ 儘管如此，根據過去歐洲共同體條約所規定的基本自由，導致歐體有權就市場進入的問題簽署國際協定 (Maydell, 2007: 81)。

⁹ ECJ, Case 22/70, ERTA (Commission v. Council), [1971] ECR 263; Emiliou, 1996: 38.

¹⁰ ECJ, Opinion 2/92, OECD National Treatment Instruments, [1994] ECR I-5267; Ceysens, 2005: 260.

基此，歐盟會員國不再有權就外人投資設立之議題簽署雙邊投資協定。各國所簽訂之雙邊投資協定，在範圍上理應限於投資設立後的問題，至於設立前的問題，則應由歐盟處理。

儘管如此，如就歐盟所簽訂之優惠貿易協定進行分析，可以看出歐盟執委會對於投資政策十分關切。歐盟／智利聯合協定規定投資設立之一般權利、設立前與設立後之階段提供自然人與法人國民待遇，以及同意國對國爭端解決仲裁。執委會仍持續致力於歐盟投資平台之設置，並於新的優惠貿易協定中納入投資專章 (Woolcock, 2007: 8)，例如歐盟與印度之談判即有完整之投資專章。執委會曾表示，在歐洲有兩種層次的投資規則並存，其一為歐盟會員國基於國家層次對外所簽署之雙邊投資條約，一般規定投資保障以對抗地主國的徵收與歧視行為，以及爭端解決機制，包括國對國爭端解決機制，以及投資人與地主國間之爭端解決仲裁，但無市場進入之規定。其二為歐盟與第三國所簽署之協定，主要針對市場進入與不歧視原則予以規範，亦包括國對國爭端解決機制 (European Commission, 2006a)。在里斯本條約生效前，歐盟的官方立場乃是歐盟優惠貿易協定並不會用於取代會員國所簽訂的雙邊投資條約。然而，執委會在這一方面的政策卻朝向相反的方向發展。

執委會所提議之「最低投資平台」，暗指執委會需要取得所有談判投資協定所必要的權限。2006年11月理事會通過歐盟與第三國洽簽優惠貿易協定之「最低投資平台」。「最低投資平台」，即相當於各國之雙邊投資條約範本，乃是歐盟與第三國進行自由貿易協定談判時所使用的範本，如此一來執委會與會員國不必就每次投資專章之談判內容進行討論並獲得同意 (Maydell, 2007: 73)。

是否此一方式之實施會造成既存雙邊投資條約有違法之虞 (Ceyssens, 2005: 259)? 會員國根據歐盟條約所規定之忠實合作義

務，理應調整雙邊投資條約以符合歐盟法之要求 (Terhechte, 2008: 2158)，甚至於可能導致該等投資條約之終止。2009 年 3 月，在奧地利、¹¹ 瑞典、¹² 以及芬蘭¹³ 涉及違反條約之案件中，歐洲法院根據有效性原則，認定該等會員國與第三國所締結之雙邊投資條約若干條款規定違反歐盟法。歐洲法院同時也將既存條約違反歐盟法之效果盡可能降到最低。法院既不允許有操作空間，也不允許條約義務之例外。法院認為歐體條約第 307 條 (亦即現行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351 條) 屬於一般性範圍，並適用於任何可能影響到歐體條約之國際協定。¹⁴ 歐體條約第 307 條所規定之義務乃是歐體條約第 10 條 (現行歐洲聯盟條約第 4 條) 忠實合作義務之表現。¹⁵ 這也是為何會員國應修正不符合歐體條約之協定，¹⁶ 縱使該等協定在國際法與歐盟法上均充分承認其為有效者亦然。¹⁷ 歐洲法院強調不符合歐體條約者並不侷限於法院已裁定之案件，會員國應採取所有適當措施以消除不符合歐體條約者 (Potestà, 2009: 238)。

2. 未來歐盟單獨以其名義進行投資議題談判與洽簽之問題

根據歐盟於 2010 年 11 月 9 日發布之貿易策略文件，訂定歐盟

¹¹ Case C-205/06, *Commission v. Austria*, [2009] ECR I-01301.

¹² Case C-249/06, *Commission v. Sweden*, [2009] ECR I-1335.

¹³ Case C-118/07, *Commission v. Finland*, [2009] ECR I-0000.

¹⁴ Case 812/79, *Attorney General v. Burgoa*, [1980] E. C. R. 2787, at para. 6.

¹⁵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Tizzano in Case C-216/01, *Budvar*, [2003] ECR I-13617, at para. 150;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Maduro in Case C-402/05, *Kadi*, [2008] ECR I-6351, at para. 32;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Maduro in Case C-205/06, *Commission v. Austria*, [2009] ECR I-01301 and Case C-249/06, *Commission v. Sweden*, [2009] ECR I-1335, at para. 33.

¹⁶ Case C-249/06, *Commission v. Sweden*, [2009] ECR I-1335, at para. 45.

¹⁷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Maduro in Case C-205/06, *Commission v. Austria*, [2009] ECR I-01301, at para. 33.

未來 5 年的貿易政策走向。該份名為「貿易、成長及世界局勢」的策略文件揭示執委會未來貿易政策方針及執行重點 (European Commission, 2010c)。有關投資方面，執委會已完成全面的歐盟投資政策，之後將於談判中納入投資保障及投資自由化，將由加拿大、新加坡及印度開始。執委會亦考慮單獨與中國洽簽投資協定。完成目前洽談中的自由貿易協定，亦為其工作重點。

會員國所簽署的雙邊投資條約，倘若滿足執委會規則草案之要求，仍然可以維持其效力與拘束力，不過未來歐盟簽署投資協定後將逐步取代該等條約。有鑒於歐盟在外人直接投資事宜上擁有專屬權限，且將發展出一套投資政策，因此規則草案之內容，屬於過渡性質。

在里斯本條約之後，有關外人直接投資權限範圍的關鍵問題，就在於證券投資事宜的權限歸屬。在談判中，可能有必要納入證券投資的相關規範，不過歐盟在此一方面之對外權限僅來自於共同商業政策以外的權限，例如資金自由流通之規定 (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63 條)、聯合協定 (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217 條)，與發展 (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211 條) 方面的權限。如此一來，僅涵蓋市場進入與投資設立後待遇之規定，而非一般性的投資保護面向 (Karl, 2006: 425)。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63 條 (資金自由流通) 無法涵括投資條約有關投資保護與徵收之事項。歐盟有無涉及資金自由流通爭端解決之對外權限，不無疑問 (Ceysens, 2005: 282)。關於這些問題，歐盟尚未通過派生法，而歐洲法院曾在第 2/00 號意見中明確指出，如果在特定情況下，歐體層次之調和僅達成非常小部分的政策，則歐體與會員國分享權限以締結國際協定。¹⁸

¹⁸ ECJ, Opinion 2/00, Cartagena Protocol, [2001] ECR I-9713, at paras. 43-47.

基此，縱使在里斯本條約生效之後，未來的新協定倘若涵蓋所有型態的投資、保障與爭端解決程序，可能無法完全歸屬於歐盟專屬權限之下 (Krajewski, 2005: 112)，而共同商業政策、資金自由流通衍生而來的權限，再加上 ERTA 一案所揭示之原則¹⁹ 亦可能無法充分構成歐盟締結新協定的基礎。因此，此一問題端視 (1) 「外人直接投資」之定義為何；(2) 歐盟之意圖如何；(3) 「證券投資」被保護之程度為何；以及 (4) 新的國際投資協定將以混合協定之形態簽署或由歐盟單獨簽署而定。倘若歐盟單獨簽署國際投資協定，而協定僅可規範設立前與設立後之規範，但不得規定涉及證券投資方面的保護、爭端解決與徵收，則可能無法滿足歐盟投資人，以及與歐盟進行談判國家的需求。因此歐盟未來宜參考美國雙邊投資條約範本，涵括直接投資與證券投資、設立前與設立後之規範、投資保護、直接徵收與間接徵收，以及投資人對地主國之爭端解決，如此方能符合歐盟與會員國之實際需要。

執委會強調共同國際投資政策不僅有助於直接投資本身的執行，也同時促進與保障所有伴隨投資而來的運作，促成實務上的可行性，例如國際支付與智慧財產權保護。根據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63 條第 1 項規定，在會員國相互間，以及會員國與第三國之間，禁止所有阻礙資金流通之限制，亦即廢除所有限制跨國資金自由移轉與流通之措施，包括直接投資與證券投資。雖然條約並未明文規定是否歐盟可就涵括證券投資的投資事宜締結國際協定，不過，執委會曾表示，只要國際投資協定涉及到資金與支付之共同規則，歐盟擁有專屬權限締結涉及該領域之協定，此點不言而喻。事實上，歐洲聯盟運作條約第 3 條第 2 項也規定：「歐盟亦擁有專屬權限締結國際協定，若此一締結係規定於聯盟法律中，或係俾利其行使對內

¹⁹ ECJ, Case 22/70, ERTA (Commission v. Council), [1971] ECR 263.

權限所必要者，或有可能影響共同規則或改變其範圍者。」

關於這一點，證券投資之保護，加上爭端解決機制，乃是與其他國家競爭的必要工具。倘若歐盟未來洽簽之國際投資協定，未包含證券投資方面的保護，雖然尚有其他方式予以彌補，但是效果不盡理想。此外，國內與國際投資保險機制可提供歐盟投資人擔保。歐盟企業若因進行證券投資而發生爭端，可視情況而定，由投資人母國或由歐盟行使外交保護。OECD 有關投資方面的規約準則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0) 若能納入投資條約之規範，可提供投資人進一步的保障。倘若與貿易有足夠的連結性，甚至於貿易障礙規則 (Trade Barrier Regulation; TBR)²⁰ 亦可適用，投資人在某些情況下可要求執委會介入。此外，如有必要亦可考慮修正貿易障礙規則，擴大其適用範圍，擴大到外人直接投資的範疇。但是儘管存在上述這些可能提供證券投資的保護方法，歐盟未來洽簽之國際投資協定，倘若未包含證券投資方面的保護，則與美國雙邊投資條約範本相比，其保護水準將相形失色。

基此，未來歐盟意欲洽簽相關協定，縱使在里斯本條約之後，仍須克服若干困難。為了因應歐盟對外經濟政策的需要，並與他國 (如美國) 競爭，歐盟需洽簽全面性的國際投資協定，以及在優惠貿易協定中納入投資專章。不過由於優惠貿易協定一般納入許多議題，可能不屬於歐盟專屬權限範圍，因此勢必採混合協定形式，此點與歐盟純粹就投資所洽簽之國際協定可能遭遇的問題不同。

²⁰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3286/94 of 22 December 1994 laying down Community procedures in the field of the common commercial policy in order to ensure the exercise of the Community's rights under international trade rules, in particular those establish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Official Journal*, L 349 /71 (1994), as amended by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356/95 of 20 February 1995, *Official Journal*, L 41/3 (1995).

3. 歐盟投資模範法之建立：投資協定範本

在里斯本條約之後，歐盟計畫發展其「歐盟投資保障協定範本」(EU Model Investment Protection Agreement)，供未來歐盟洽簽國際投資協定之用。歐盟已經進行該項工作，第一步乃是針對「最低投資平台」進一步的討論與修正更新，目前仍尚未正式公開披露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0b)。不過，執委會已經提出若干需要納入未來投資協定當中的要素。在執委會函示中，對於投資政策提出了具有企圖心的議程。執委會強調重點並不侷限於既有投資的保護，也同時有必要規範投資相關議題。例如函示中提到市場進入仍然維持優先性，投資設立後之待遇亦然，諸如利益分配，以及無形資產之保護等等。

函示中強調歐盟承諾將落實最佳之投資實踐。不歧視原則將是歐盟進行投資談判的關鍵要素，植基於最惠國待遇與國民待遇兩項標準。執委會也將考慮其他投資保障的標準，例如公平與公正之待遇，以及充分安全與保護之待遇。此外，在若干會員國對外所締結之雙邊投資條約當中規定，對地主國賦予投資人之契約權利予以保障之條款，在未來歐盟洽簽投資協定之談判中，應該也會被納入。至於對抗違法徵收、確保資金與支付自由移轉的保障條款，以及保護傘條款 (umbrella clause)，執委會勢必也會納入。此外，執委會可能也會採取各式各樣的防禦性條款以維護歐盟整體利益，如此一來不無可能弱化投資人可尋求之保障。

歐盟新的投資協定範本將面臨若干挑戰，包括爭端解決、最惠國待遇條款、投資之範圍，以及投資與環保等議題。若有一項高水準的歐盟投資協定範本，且歐盟未來若能基此而與其他國家簽署國際投資協定，並達到如目前德國對外雙邊投資條約之標準，可防止歐盟企業採取條約逛尋 (treaty shopping) (Burgstaller, 2006: 857;

Krajewski & Ceyssens, 2007: 180), 或防止企業將事務所設立於歐盟之外, 藉以在爭端解決上取得程序上的優勢, 俾使企業維持在歐盟境內營運。

國際投資保護的有效性取決於爭端解決機制。目前絕大部分的國家均採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ICSID) 公約之仲裁程序。不過, 歐盟並非 ICSID 公約之締約方。除非修改 ICSID 會員資格的規定, 否則歐盟投資協定範本無法將 ICSID 仲裁納入爭端解決的選項。但是推動修正會員資格的規定, 未必能取得其他國家 (如美國) 的同意與支持, 過去一些國際組織的經驗即為例證 (Govaere, Capiu, & Vermeersch, 2004: 155; Hoffmeister, 2007: 41)。儘管如此, 在歷經金融風暴之後, 或許其他國家的態度會有所轉變, 接受歐盟成為會員。如此一來, 歐盟即可解決爭端解決機制的問題, 也可藉此機會重新檢討 ICSID 公約之缺陷, 例如 ICSID 會員資格的問題、設置常設性上訴機制以排除不同仲裁庭見解不一的問題。執委會函示中也提到未來違反歐盟投資協定或歐盟貿易協定投資專章所規定之義務問題, 歐盟將為歐盟本身與會員國違法之舉負責, 作為投資人/地主國仲裁程序之當事方。

此外, 提倡社會標準、永續發展、人權、善治等義務也可能被納入歐盟投資協定範本, 原因在於共同商業政策應與歐盟條約第 21 條所列舉之目標與原則緊密結合。執委會指出投資政策應與歐盟其他政策相符, 例如環境保護、工作健康與安全、消費者保護、發展政策, 與競爭政策。共同投資政策也受到歐盟對外行動之原則與目標所引導, 包括提倡法制、人權與永續發展。對於歐盟會員國既存之雙邊投資條約當中涉及到有關發展、環境與人權之條款, 執委會勢必要審慎評估與避免可能產生的副作用。

目前歐盟會員國所締結之雙邊投資條約均有最惠國待遇條款。未來歐盟投資協定範本也必須處理該等最惠國待遇條款的適用範圍，並確保該等條款不會被援引來對抗歐盟。此外，歐盟也可能排除透過該等條款所提供之利益，而有可能進入歐盟的投資條約 (European Commission, 2006a)。

4. 里斯本條約之後對於歐盟基礎法規之必要修正

縱使在里斯本條約生效之後，歐盟未來就投資議題所締結之協定，可能在實質上無法與目前歐盟會員國對外締結之雙邊投資條約或美國雙邊投資協定範本的水準相比。因此在里斯本條約之後，為了要形成歐盟新的投資協定範本，歐盟條約在洽簽國際投資協定方面的法定條件，恐怕仍須進行一些修正。如果歐盟意欲在全球投資政策方面占有一席之地，則必須有能力洽簽高水準的國際協定，不僅止於涵蓋直接投資與證券投資，還要能單獨洽簽協定 (無需與會員國共同洽簽)，訂定有效的爭端解決機制，以及處理徵收的問題。

此外，歐盟還必須充分考慮歐盟條約第 21 條所列舉之目標與原則。不過，在國際投資協定談判時，如果歐盟基於該等目標與原則而過度要求對手國，並非明智之舉，如此一來可能使歐盟投資平台喪失吸引力。不管地主國是否符合該等標準，歐盟投資人仍然需要投資保護。事實上，歐盟投資人即使在第三國設立並從事投資行為，仍受歐盟派生法訂定之標準所約束。基此，或許未來在協定中納入 OECD 多國籍企業綱領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00) 與全球盟約 (United Nations [UN], n.d.) 的概念，也是不錯的替代方案。

此外，歐盟或許可以考慮制定外交保護之制度，並於歐盟條約中明文規定歐盟得行使外交保護的規定 (例如在歐盟條約第 23 條當中明文規定)。另外一種可供參考的方案是將貿易障礙規則的範圍擴

大到投資事宜，訂定「貿易障礙與投資保護規則」。倘若在歐盟所洽簽之協定中，無論由於任何原因而使投資人不能對地主國提起仲裁，則可由執委會代表歐盟投資人發動程序。

歐盟在投資方面的新權限及其實施勢必將引起各會員國、執委會與歐洲議會之討論，不僅開啟歐盟採取新方向的機會，同時可針對歐盟會員國既存雙邊投資條約之實踐作一通盤檢討修正。

參、投資爭端解決機制及相關問題

以目前情況而論，歐盟尚未與任何國家完成洽簽內含投資專章之自由貿易協定。因此在目前所處之過渡性階段，僅有會員國既存之雙邊投資條約可能產生爭端解決的問題。關於該等條約所規定之爭端解決機制，以及根據前述執委會規則草案之要求，執委會得掌控會員國與第三國在雙邊投資條約之下所進行之仲裁。所有根據該項規則取得授權之協定，會員國一旦知悉後，應立即通知執委會任何爭端解決之請求。規則草案要求會員國與執委會充分合作，採取必要措施以確保有效防衛，有必要時，執委會將參與爭端解決。觀諸執委會所提出之規則草案，與歐盟國際投資政策之函示，歐盟即使無法單獨作為仲裁之當事方，至少歐盟要與會員國共同作為當事方。會員國也將喪失主動展開（或不展開）仲裁的能力。規則草案規定再發動任何爭端解決機制之前，應取得執委會之同意。倘若執委會提出要求，會員國應發動該等機制。這一點包括與雙邊投資條約締約方進行非正式諮商。同樣的，會員國應與執委會充分合作，有必要時，執委會亦將參與。由此可見歐盟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未來歐盟若與其他國家洽簽內含投資專章之自由貿易協定，則勢必面臨如何設計爭端解決機制的問題，且歐盟與一般國家所需思考的面向並不完全相同，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基本上歐盟擁有投

資方面的專屬權限，不與會員國共同分享；第二、歐盟係具有國際法人格之組織，以此一資格代表各會員國參與國際投資爭端解決程序，可謂別開生面，不過也同時隱藏其他有待解決的問題。該等問題不僅將出現在歐盟對外洽簽的自由貿易協定上，倘若未來歐盟擬對外洽簽投資條約，亦復如是。下文擬就目前歐盟所提出之初步構想與原則，以及實際可能遭遇之問題予以分析。

一、歐盟之初步構想與原則

目前執委會對於歐盟未來與第三國洽簽投資協定，並不打算採用一體適用 (a one-size-fits-all model) 的模式。執委會在投資談判中，將考慮到相關當事人之利益、談判對手之發展程度，以及會員國與第三國既存投資協定之性質。

顯然，歐盟選擇談判對手國，將視該等國家與歐盟洽簽協定的意願而定。執委會已提出進行投資保護談判優先國家的選擇條件。歐盟選擇時將考慮具有重要經濟發展或發展潛力之市場，同時也會考慮該國政治情況是否提供穩定與可預測性之投資環境。地主國所提供之投資保護亦為歐盟選擇優先國家之重要因素。

歐盟共同投資政策還需要一段時間方能建立，不過在這段時間內，執委會必須擘劃國際投資規則。在短期內，投資談判將置於貿易談判之下，作為其中一部分來進行。因此執委會意欲在與加拿大、印度、新加坡以及南方共同市場正在進行的談判中納入投資保護。在中期的規劃當中，歐盟則考慮與高度優先國家，如中國和俄羅斯，單獨就投資議題進行協定談判，或退而求其次，洽簽部門別投資協定。

就現階段歐盟與各會員國處於過渡期的情況來看，首先必須處理的是既存條約的問題。不過，執委會未來在投資談判中，將考慮

到相關當事人之利益、談判對手之發展程度，以及會員國與第三國既存投資協定之性質。在里斯本條約通過後，正式規則尚未通過前，由於歐盟取得投資方面的專屬權限，依條約規定，原則上各會員國已不得單獨進行投資協定的談判。換言之，即處於凍結狀態，靜待下一步的發展。

雖然歐盟已取得投資方面之專屬權限，不過未來如欲單獨對外洽簽協定，仍有諸多困難尚待克服。因此研判歐盟未來不會很快就投資此項單獨議題，行使其專屬權限對外洽簽國際協定。歐盟勢必要等到前述各項問題均已排除之後，才能真正貫徹歐盟共同投資政策之遠大理想。在此之前，由歐盟中央集權掌控（或從旁參與會員國之行動），但由會員國實際執行與洽簽投資協定，可能將是歐盟所採取的務實作法。至於過渡期未來將維持多久，則端視歐盟排除困難所需時間長短而定。在過渡期間內，歐盟意欲實施投資權限之最佳管道，乃是對外洽簽自由貿易協定，且內含投資專章。

歐盟國際投資政策之函示中述明將提出一套全新的國際仲裁機制。函示中提到目前國際爭端解決機制某些部分不適用於歐盟，而歐盟亦非 ICSID 公約締約方，因此歐盟應奠基於會員國之實務運作，以完成最先進的投資人／地主國爭端解決條款，納入會員國根據規則草案新簽署或重新談判之條約當中。基此，相關條款應遵守兩項重要原則，函示中特別強調：第一、投資人／地主國爭端解決應符合透明性，包括公開聽審會，公布仲裁請求、書狀、法庭之友書面文件，以及判斷。第二、採用半常設性的仲裁庭與上訴程序。另外一項替代方案，則是建議修正 ICSID 公約，以利歐盟加入。

二、投資爭端解決之設計與問題

根據歐盟國際投資政策之函示所揭示之原則，歐盟未來與其他

國家洽簽條約或協定時，在投資人／地主國爭端解決機制之設計上，有兩種可能的模式：第一、不另訂一套新的仲裁程序規則，而是列舉數項目前國際間常用之仲裁規則以供當事方選擇；第二、特別為歐盟制定一套量身訂做的新仲裁規則，做為歐盟對外洽簽自由貿易協定投資專章或投資條約的標準條款。

下文擬就現今國際投資條約或協定當中有關地主國與外國投資人間之仲裁規定進行分析，再針對歐盟得借鏡之處與應思考之重點予以論述。

(一) 國際條約或協定當中有關地主國與外國投資人間之仲裁規範

觀諸國際條約或協定當中有關地主國與外國投資人間之仲裁規定，大致可區分為幾類：第一、各國所締結之自由貿易協定或區域貿易協定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RTA) 投資專章之規定；第二、針對特定部門別所締結之條約，其中涉及國際投資之規定；第三、各國對外所締結之雙邊投資條約之規定。以下綜合整理這三大類條約或協定之相關規定，分析締約國對於仲裁機構與仲裁規則之選擇，以呈現國際投資仲裁之發展趨勢。

1. 自由貿易協定／區域貿易協定投資專章下之投資人／地主國仲裁機制

依據關稅暨貿易總協定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 第 24 條、服務貿易總協定第 5 條，以及 1979 年授權條款 (enabling clause) 規定，WTO 會員簽署優惠性之雙邊、區域，以及複邊協定均需通知相關理事會或委員會。²¹ 根據 WTO 秘

²¹ 依據 GATT 第 24 條者，應通知貨品貿易理事會；依據 GATS 第 5 條者，應通知服務貿易理事會；依據 1979 年授權條款者，應通知貿易與發展委員會。

書處統計，截至 2012 年 1 月 15 日為止，全球所簽署之區域貿易協定計有 511 個。其中依據 GATT 第 24 條規定通知者有 370 個，依據 GATS 第 5 條規定通知者有 105 個，依據授權條款通知者有 36 個。其中已生效者，計有 319 個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n.d.)。

在 FTA/RTA 之中，部分協定 (而非全部) 含投資專章且明文規定投資人／地主國仲裁機制，例如歐盟在里斯本條約生效前所洽簽之 FTA/RTA，由於歐盟過去並未擁有投資方面的專屬權限，因此並無有關地主國與外國投資人間之仲裁規定。本文整理 FTA/RTA 投資專章之仲裁規定 (所選擇之仲裁機構與仲裁規則) 如附錄 1。

觀諸該等協定之相關規定，雖然不盡相同，不過可以從中觀察到締約方所選擇之仲裁機構與仲裁規則具有相當程度的趨同性。共同點在於絕大部分的協定規定均訴諸 ICSID 仲裁、ICSID 附屬機制規則，以及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UNCITRAL) 仲裁規則。此外，在東協以及馬來西亞對外簽署之自由貿易協定 (例如東協全面性投資協定、日本／馬來西亞經濟夥伴協定、馬來西亞／紐西蘭自由貿易協定、巴基斯坦／馬來西亞更緊密經濟夥伴協定) 當中，將吉隆坡區域仲裁中心作為解決地主國與外國投資人間爭端之選項。極為少數的協定 (如日本／新加坡新時代經濟夥伴協定) 在附錄中另行約定仲裁程序規則。另有極為少數的協定 (例如美國／澳洲自由貿易協定、日本／菲律賓經濟夥伴協定) 不指定仲裁機構。此外，大多數的協定皆預留彈性，允許當事人合意選擇其他仲裁機構或其他仲裁規則。不過在實務上，國際投資爭端大多訴諸 ICSID 仲裁、ICSID 附屬機制規則，以及 UNCITRAL 仲裁規則，原因在於該等仲裁符合國際投資仲裁需求，深受國際肯定，故爭端當事方一般皆選用該等仲裁機制與規則。

2. 針對特定部門所締結之條約涉及國際投資之規定——能源憲章條約

國際間針對特定部門別所締結之條約，且其中涉及國際投資與爭端解決之規定者，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能源憲章條約。由於外人投資進入能源部門之發展迅速，故有必要針對此一特定部門之投資予以規範，促成了建立規範能源部門投資之國際建制。能源憲章條約於 1994 年 12 月 17 日完成簽署，主要由歐洲國家大力支持。該項條約乃是全球第一項針對特定部門（能源）所簽訂之多邊投資條約，計有 52 個締約國，其中包括歐盟會員國。

能源憲章條約有關國際投資仲裁之規定詳如本文附錄 2。除了一般常用的 ICSID 仲裁、ICSID 附屬機制規則，以及 UNCITRAL 仲裁規則之外，該條約還提供其他常設性國際仲裁機構及其仲裁規則供爭端當事方選用，亦即斯德哥爾摩商會 (Stockholm Chamber of Commerce; SCC) 仲裁機構仲裁規則。SCC 成立於 1917 年，其仲裁機構組織成立於 1949 年，成立的目的是在於解決工業、貿易，以及運輸等領域的爭端。SCC 的總部設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包括秘書處和三名成員組成的委員會。三名委員任期三年，由商會任命。三名委員中，一名須具有解決工商爭端的經驗，一名須為有實務經驗的律師，一名須具備與商業組織溝通的能力。SCC 解決國際爭端的優勢在於其國家的中立地位，特別以解決涉及遠東地區或中國大陸的爭端而著稱。過去 SCC 處理國際投資爭端仲裁案件的實際經驗十分豐富。²²

²² 關於 SCC 過去曾受理之國際投資爭端仲裁案件，茲舉數例：Case n° 118/2001, Nykomb Synergetics Technology Holding AB (Sweden) v. Latvia; Case n° 126/2003, Petrobart Ltd. (Gibraltar) v. Kyrgyzstan; Case n° V (064/2008), Mohammad Ammar Al-Bahloul (Austria) v. Tajikistan.

3. 各國對外所締結之雙邊投資條約之規定

根據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所公布之2011年世界投資報告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統計，截至2011年5月底為止，全球大約計有超過2800多項雙邊投資條約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BIT)。27個歐盟會員國對外所簽署的雙邊投資條約大約總計有1300項 (其中德國簽署大約136項雙邊投資條約，英國大約104項，法國大約101項)，歐盟會員國相互間所簽署的雙邊投資條約大約150項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11: 213-215)。

由於各國對外締結的雙邊投資條約為數甚多，本文無法悉數整理。不過若干國家為了對外進行雙邊投資條約的談判與簽署工作，發展出雙邊投資條約範本 (Model BIT)，作為談判與締結條約的準則與依據。其中有關外國投資人與地主國間之仲裁，相關條文規定如本文附錄3。

觀諸各國雙邊投資條約範本，雖然相關規定不盡相同，不過可以從中觀察到締約國所選擇之仲裁機構與仲裁規則也具有相當程度的一致性。共同點在於均規定訴諸ICSID仲裁、ICSID附屬機制規則，以及UNCITRAL仲裁規則。某些雙邊投資條約範本也預留彈性，允許當事人合意選擇其他仲裁機構或其他仲裁規則。德國雙邊投資條約範本比較特殊，還允許爭端當事方選用其他常設性國際仲裁機構及其仲裁規則，包括國際商會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ICC)、倫敦國際仲裁院 (London Court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LCIA)，以及SCC仲裁，甚至於允許當事方合意選擇其他形式的爭端解決。

在國際商務仲裁領域，ICC是最具有影響力的仲裁機構。國際

商會本身於 1919 年成立於法國巴黎，其仲裁院成立於 1923 年，屬於國際商會的一部分。ICC 是一個國家間的商會，現有國家會員 60 多個。ICC 國際商事仲裁院總部及其秘書處設在法國巴黎，雖然是根據法國法律所設立，但是與任何國家沒有關係。ICC 仲裁院的委員來自 40 多個國家，皆具有法律背景和國際商事法律及爭端解決的專業經驗。ICC 仲裁人來自世界各國，其仲裁可以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進程序。ICC 仲裁院秘書處的工作人員也來自不同的國家，可以使用多種語言進行工作。過去 ICC 不乏承接國際投資爭端仲裁案件的實際經驗。²³

LCIA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仲裁機構，成立於 1892 年。1986 年起，LCIA 改組成為有限責任公司，由董事會管理其活動。LCIA 設在倫敦，在仲裁案件中其主要作用是指定仲裁人以及對案件進行一些輔助性的管理。LCIA 設有仲裁人名冊，仲裁人的背景也很多樣化，可以適應各種類型案件的需要，包括國際投資爭端。²⁴

綜上所述，觀諸目前國際間有關投資之雙邊條約與多邊條約，

²³ 關於 ICC 過去曾受理之國際投資爭端仲裁案件，茲舉數例：ICC Arbitration Case No. 9058/FMS/KGA, Bidas S.A.I.P.I.C., Bidas Energy International, Ltd., Intercontinental Oil & Gas Ventures, Ltd. and Bidas Corporation v. Government of Turkmenistan, Concern Balkanbebitgazsenagat and State Concern Turkmenneft; ICC Arbitration Case No. 12913/MS, Capital India Power Mauritius I and Energy Enterprises (Mauritius) Company v. Maharashtra Power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Limited, Maharashtra State Electricity Board and the State of Maharashtra; ICC Arbitration Case No. 9151/FMS/KGA, Joint Venture Yashlar and Bidas S.A.I.P.I.C. v. Turkmenistan; ICC Arbitration Case No. 10623/AER/ACS, Salini Costruttori S.P.A. v. The Federal Democratic Republic of Ethiopia, Addis Ababa Water and Sewerage Authority.

²⁴ 關於 LCIA 過去曾受理之國際投資爭端仲裁案件，茲舉數例：LCIA Arbitration Case No. UN 3467, Occidental Expl. & Prod. Co. v. Republic of Ecuador; LCIA Arbitration Case No. UN 3481, Encana Corp. v. Republic of Ecuador.

很明顯的可以發現國際投資仲裁機制的首選，幾乎都是 ICSID 仲裁以及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若非 ICSID 仲裁，最普遍、廣泛選用的是 UNCITRAL 仲裁規則。其他國際性常設仲裁機構次之，例如 ICC、LCIA，以及 SCC 仲裁。此外，區域性仲裁中心也可能納入締約國的考量，例如在東協以及馬來西亞對外簽署之自由貿易協定當中，將吉隆坡區域仲裁中心作為解決地主國與外國投資人間爭端之選項。此外，部分條約或協定也涵括若干彈性規定，例如允許爭端當事方合意選擇其他爭端解決形式，或允許爭端當事方合意選擇其他仲裁機構或仲裁規則。

(二) 歐盟未來採行模式之分析

觀諸國際間有關投資之雙邊條約與多邊條約，投資爭端解決機制的設計大致上頗為類似。在實務上，國際投資仲裁乃是解決地主國與外國投資人間爭端的主要途徑。歐盟未來在相關機制的設計上，必然會參考國際規範與實踐。此外，歐盟亦應考慮投資人／地主國仲裁必須具有有效性、效率，以及一定程度的透明性。在選擇仲裁機構時，則應考慮到仲裁機構能否秉持獨立、中立、公正、客觀、公開，以及透明化的態度處理案件，另外還必須考慮仲裁機構的服務品質、處理國際投資仲裁案件的經驗、仲裁機構在國際上的聲譽與評價、仲裁機構的仲裁人名冊是否完備、仲裁機構是否有一套完善的仲裁規則，以及非常重要的一點，亦即仲裁機構所作成之仲裁判斷能否有效執行。在國際投資仲裁的領域上，常設性國際仲裁機構在這些方面顯然具有優勢。以 ICSID 為例，該中心隸屬世界銀行旗下，擁有強而有力的後盾，同時也是獨立的國際組織，會員國為數眾多，普遍受到世界各國的認同與接受。由於其為世界銀行旗下組織，立場超然，仲裁人名冊完備，仲裁規則完善，仲裁判斷

的執行拜 ICSID 公約之賜，其有效性有目共睹，因此自然而然成為各國解決投資爭端的首選。至於其他常設性國際仲裁機構，或其他區域性仲裁中心，只要足以滿足國際投資仲裁的需求，亦可被列為選用的項目。

如前所述，根據歐盟國際投資政策之函示所揭示之原則，歐盟未來在投資人／地主國仲裁機制的設計上，有兩種可能的模式：第一、不另訂一套新的仲裁程序規則，而是列舉數項目前國際間常用之仲裁規則以供當事方選擇；第二、特別為歐盟制定一套量身訂做的新仲裁規則。

關於第一種模式，似乎與歐盟目前之初步構想並不完全吻合。根據國際投資政策之函示所揭示的兩項原則及其內容，目前國際間常用於解決投資爭端之仲裁規則，未必能充分符合歐盟對於透明性的期待，縱使某些程序規則得依當事人合意予以修改，不過目前國際間處理投資仲裁案件，仍欠缺半常設性的仲裁庭，以及上訴程序。此外，目前國際間常用於解決投資爭端之仲裁規則，主要包括 ICSID 仲裁規則、ICSID 附屬機制規則、UNCITRAL 仲裁規則、ICC 仲裁規則，以及 SCC 仲裁規則。以 ICSID 仲裁規則為例，若投資人母國與地主國其中一方並非 ICSID 公約締約國，ICSID 即不具有管轄權。²⁵ 歐盟並非 ICSID 公約締約方，除非修正 ICSID 公約准許歐盟加入，否則歐盟無法選用其仲裁規則並訴諸該中心之仲裁機制。然而修正 ICSID 公約並非一蹴可幾之易事。

²⁵ 該仲裁規則適用之先決條件為投資人母國與地主國均為 ICSID 公約之締約國，此係根據華盛頓公約第 25 條之規定。ICSID 是否具有管轄權主要依據三項標準：(1) 當事人之合意；(2) 對爭端事項之管轄權 (*ratione materiae*)：提付該中心之爭端案件係直接因投資所產生之法律爭端；(3) 對爭端當事人之管轄權 (*ratione personae*)：當事人其中一方須為華盛頓公約之締約國，另一方須為該公約另一締約國之國民。

至於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亦有類似之問題。適用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的條件，比適用 ICSID 仲裁規則的條件稍有放寬。如欲選用 ICSID 仲裁規則，則投資人母國與地主國皆必須為 ICSID 公約締約國。而如欲選用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則要求投資人母國與地主國其中之一為 ICSID 公約締約國。²⁶ 在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前言中敘明，其可受理之爭端為國家與他國國民間 (between States and nationals of other States) 之爭端。雖然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放寬適用條件，然而歐盟乃是國際組織，不是國家，在當事人所應具備的資格方面並不符合要求。

由以上分析可知，由於歐盟並非 ICSID 公約締約國，又是國際組織而不是國家，因此無法訴諸 ICSID 仲裁，或選用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排除這兩種可能的選擇之後，歐盟尚可另行選擇其他國際性常設仲裁機構之仲裁規則，或是選擇臨時性仲裁 (*ad hoc arbitration*)。其他國際性常設仲裁機構之仲裁規則，例如 ICC、LCIA，以及 SCC 仲裁規則，可以列為考慮的選項。該等仲裁規則十分具有彈性，某些程序規則得依爭端當事方之需要，根據當事方之合意予以修改，以符合有關透明性的要求。不過，歐盟曾於函示中表示擬

²⁶ 關於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之適用條件，其前言敘明如下：“The Administrative Council of the Centre has adopted Additional Facility Rules authorizing the Secretariat of ICSID to administer certain categories of proceedings between States and nationals of other States that fall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ICSID Convention. These are (i) fact-finding proceedings; (ii) conciliation or arbitration proceedings for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between parties one of which is not a Contracting State or a national of a Contracting State; and (iii) conciliation and arbitration proceedings between parties at least one of which is a Contracting State or a national of a Contracting State for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that do not arise directly out of an investment, provided that the underlying transaction is not an ordinary commercial transaction.”

採半常設性的仲裁庭與上訴程序，而該等國際性常設仲裁機構均無半常設性的仲裁庭，以及上訴機制之設計。至於臨時性仲裁亦有類似問題。歐盟雖然可以參考 UNCITRAL 仲裁規則來量身訂做一套適用於臨時性仲裁的規則，但是如何成立半常設性的仲裁庭，如何設計上訴程序，這些問題有待克服。

關於第二種模式，似乎比較符合歐盟目前之初步構想與設計原則。參考上述國際投資仲裁機制，以及歐盟會員國在投資仲裁之實務運作經驗，特別為歐盟制定一套量身訂做的新仲裁規則，可能性似乎較高。未來新的投資仲裁規則應包括仲裁程序發動至仲裁判斷承認與執行各個階段所應適用的規則；換言之，包括仲裁協議、仲裁程序之發動（內含歐盟所提之公布仲裁聲請）、仲裁庭之組成（內含歐盟所提之半常設性的仲裁庭）與權限、仲裁地之選擇、仲裁程序進行之規則（內含歐盟所提之公布書狀，及法庭之友書面文件）、準據法之選擇與適用、仲裁判斷之作成（內含歐盟所提之公布仲裁判斷書）、救濟（內含歐盟所提之上訴程序）、仲裁判斷之承認，以及仲裁判斷之執行等。

基於仲裁實務上的需要，以及歐盟擬組成半常設性的仲裁庭，新的仲裁規則宜成立或指定一常設性機構負責處理投資仲裁之行政與庶務等事宜。在技術面上，歐盟研擬仲裁規則可參考 ICSID 仲裁規則、ICSID 附屬機制規則、UNCITRAL 仲裁規則，以及其他國際常設仲裁機構仲裁規則。從國際投資仲裁發展的角度來看，此一新規則將有別開生面之處。首先，就仲裁當事方而言，通常國際投資仲裁當事人一方是外國投資人，另一方則為地主國。而歐盟未來則將以國際組織的資格作為國際投資仲裁的當事方，實屬首開先例。其次，歐盟擬強化投資仲裁之透明度，十分符合國際潮流的發展。未來若能成立半常設性之仲裁庭，以及訂定上訴程序，將是國

際投資仲裁機制之創舉。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有關仲裁判斷的強制執行，通常在地主國敗訴的情況下，投資人如欲聲請強制執行時，往往遭遇地主國援引執行豁免權的問題。未來倘若歐盟敗訴，歐盟係國際組織而非國家，投資人如欲聲請強制執行，應向何者提出聲請？在法律上依循何種程序？歐盟可否主張豁免權？實際的執行對象是歐盟，抑或是關係會員國？該等問題尚待進一步思考，目前並無答案。歐盟未來所設計的仲裁機制如何處理強制執行的問題，事關仲裁機制之有效性，乃是值得觀察的重點。

肆、結論

里斯本條約擴大歐盟在共同商業政策的對外權限，且在投資領域擁有專屬權限，並排除歐盟會員國單獨對外洽簽投資協定的可能性。會員國也可能需要調整其已對外簽署之國際條約，以符合歐盟法之要求。鑒於權限之移轉，該等條約必須取得歐盟授權，倘若不符合法定條件，有可能必須終止。基本上，各個會員國之國會未來也不再需要對涉及外人直接投資的國際條約行使同意權。不過倘若相關條約或協定同時涵括外人直接投資與其他非屬歐盟專屬權限之議題（例如涵括證券投資在內的投資條約），則應由歐盟與會員國共同洽簽，亦即所謂之混合協定。該等協定仍須經各會員國國會批准。由此可見，里斯本在共同商業政策方面有極大的轉變，但仍有若干問題尚待討論與解決。

里斯本條約生效後，雖然歐盟取得外人直接投資方面的專屬權限，惟若歐盟洽簽相關條約或協定之權限因受條約規定所限制，僅得處理投資設立前與設立後之規範，但不得涵括證券投資之保護與徵收等問題，在實際上無法滿足投資人與談判國之需求。近年來歐盟在國際投資協定之締結與實施成效表現欠佳，為了迎頭趕上其他

競爭對手，歐盟不應繼續畫地自限。在此一方面，歐盟未來宜參考美國雙邊投資條約範本，將投資談判核心議題設定為直接投資與證券投資、設立前與設立後之規範、投資保護、直接徵收與間接徵收，以及投資人對地主國之爭端解決等，如此方能符合歐盟對外洽簽投資條約或協定之實際需要。因此在里斯本條約生效之後，如果歐盟意欲在全球投資的舞台上提昇地位，歐盟及其會員國可能必須思考對歐盟條約進行若干必要的修正，俾利歐盟對外洽簽高水準的國際投資條約或協定。

里斯本條約之後，歐盟朝向中央集權化的發展趨勢日益顯著。根據執委會規則草案之規定，會員國現存與未來洽簽雙邊投資條約將受到執委會充分掌控。一旦規則通過後，第三國與歐盟會員國交涉的模式勢必有所改變。同時在雙邊投資條約下所進行之仲裁模式，也面臨重大的變化。第三國將面對歐盟作為當事方，或歐盟及其會員國共同作為當事方。會員國在未獲得執委會允許之下，將不得發動仲裁程序，甚至於執委會可強制要求會員國發動仲裁程序。此外，倘若歐盟無法成為 ICISD 公約締約方，執委會函示中所謂之爭端解決機制，勢必將與一般國際投資仲裁的模式大不相同。未來歐盟可能特別制定一套量身訂做的新仲裁規則，以供歐盟對外洽簽國際投資條約與自由貿易協定投資專章之用。從國際投資仲裁發展的角度來看，歐盟新的投資仲裁規則將有別開生面之處。迄今實務上僅有外國投資人與地主國間之仲裁機制，未來則可望出現外國投資人與國際組織間之投資仲裁模式。此一新模式的建立，在仲裁程序方面是否令外界耳目一新，在仲裁判斷的執行方面能否確保整套機制運作的有效性，吾人得拭目以待。

附錄 1 FTA/RTA 投資專章之仲裁規定

協定名稱	條號	投資人／地主國仲裁機制
東協／澳洲／紐西蘭自由貿易協定 ASEAN-Australia-New Zealand Free Trade Agreement	第 11 章第 21 條第 1 項第 b 款至第 e 款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ICSID 公約 •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 • 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UNCITRAL) 仲裁規則 • 當事人合意選擇之其他仲裁機構或其他仲裁規則
東協／中國大陸全面經濟合作架構協定之投資協定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of the Framework Agreement o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第 14 條第 4 項第 b 款至第 e 款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ICSID 公約 •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 • UNCITRAL 仲裁規則 • 當事人合意選擇之其他仲裁機構或其他仲裁規則
東協全面性投資協定 ASEAN Comprehensive Investment Agreement	第 33 條第 1 項第 b 款至第 f 款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ICSID 公約 •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 • UNCITRAL 仲裁規則 • 吉隆坡區域仲裁中心或其他東協內之區域仲裁中心 • 當事人合意選擇之其他仲裁機構
澳洲／智利自由貿易協定 Australia-Chile Free Trade Agreement	第 10 章第 10.16 條第 3 項第 a 款至第 d 款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ICSID 公約 •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 • UNCITRAL 仲裁規則 • 當事人合意選擇之其他仲裁機構或其他仲裁規則
泰國／澳洲自由貿易協定 Thailand-Australia Free Trade Agreement	第 9 章第 917 條第 2 項第 b 款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UNCITRAL 仲裁規則
美國／澳洲自由貿易協定 United States-Australia Free Trade Agreement	第 11 章第 11.16 條第 1 項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該項規定未載明可訴諸何種仲裁，僅規定締約方可就投資人／地主國仲裁程序進行諮商。

中國大陸／巴基斯坦自由貿易協定 Free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Pakistan	第 9 章第 54 條第 2 項第 b 款	• ICSID 公約
中國大陸／秘魯自由貿易協定 Free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Peru	第 10 章第 139 條第 2 項第 a 款至第 d 款	• ICSID 公約 •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 • UNCITRAL 仲裁規則 • 當事人合意選擇之其他仲裁機構或其他仲裁規則
歐洲自由協會／韓國自由貿易協定 Free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the EFTA States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該 FTA 第 1.4 條規定：韓國與冰島、列支敦士登、瑞士所簽署之投資協定為該 FTA 之一部分，地主國/投資人仲裁載於該項投資協定第 16 條第 2 項第 a 款至第 c 款	• ICSID 公約 •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 • UNCITRAL 仲裁規則
歐洲自由協會／新加坡自由貿易協定 Free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the EFTA States and Singapore	第四部分第 48 條第 2 項第 a 款至第 c 款	• ICSID 公約 •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 • UNCITRAL 仲裁規則
印度／新加坡全面經濟合作協定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India and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	第 6 章第 6.21 條第 3 項第 b 款至第 c 款	• ICSID 公約或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 • UNCITRAL 仲裁規則
日本／汶萊經濟夥伴協定 Japan-Brunei Darussalam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第 5 章第 67 條第 3 項第 a 款至第 d 款	• ICSID 公約 •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 • UNCITRAL 仲裁規則 • 當事人合意選擇之其他仲裁機構或其他仲裁規則
日本／智利策略經濟夥伴協定 Agreement between Japan and the Republic of Chile for a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第 8 章第 89 條第 5 項第 a 款至第 d 款	• ICSID 公約 •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 • UNCITRAL 仲裁規則 • 當事人合意選擇之其他仲裁機構或其他仲裁規則

日本／印尼經濟夥伴協定 Japan-Indonesia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第 5 章第 69 條第 4 項第 a 款至第 d 款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ICSID 公約 •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 • UNCITRAL 仲裁規則 • 當事人合意選擇之其他仲裁機構或其他仲裁規則
日本／馬來西亞經濟夥伴協定 Japan-Malaysia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第 7 章第 85 條第 4 項第 a 款至第 d 款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吉隆坡區域仲裁中心 • ICSID 公約 • UNCITRAL 仲裁規則 • 當事人合意選擇之其他仲裁機構或其他仲裁規則
日本／墨西哥加強經濟夥伴協定 Agreement between Japan and the United Mexican States for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Economic Partnership	第 7 章第 79 條第 1 項第 a 款至第 d 款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ICSID 公約 •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 • UNCITRAL 仲裁規則 • 當事人合意選擇之其他仲裁機構或其他仲裁規則
日本／菲律賓經濟夥伴協定 Agreement between Japan and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for an Economic Partnership	第 107 條第 2 項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該項規定未載明可訴諸何種仲裁，係根據當事方合意（明示書面）而定。
日本／新加坡新時代經濟夥伴協定 Agreement between Japan and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 for a New-Age Economic Partnership	第 8 章第 82 條第 3 項第 a 款至第 c 款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該協定附錄 V 之 C 所規定之仲裁程序 • ICSID 公約或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 • UNCITRAL 仲裁規則
瑞士／日本自由貿易與經濟夥伴協定 Agreement on Free Trade and Economic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Swiss Confederation and Japan	第 9 章第 94 條第 3 項第 a 款至第 c 款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ICSID 公約 •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 • UNCITRAL 仲裁規則
日本／泰國經濟夥伴協定 Agreement between Japan and the Kingdom of Thailand for an Economic Partnership	第 8 章第 106 條第 3 項第 a 款至第 c 款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ICSID 公約 •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 • UNCITRAL 仲裁規則
韓國／智利自由貿易協定 Free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Chile	第 10 章第 10.24 條第 1 項第 a 款至第 c 款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ICSID 公約 •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 • UNCITRAL 仲裁規則
韓國／印度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Korea-India Comprehensive	第 10 章第 10.21 條第 3 項第 a 款至第 d 款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ICSID 公約 •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款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UNCITRAL 仲裁規則 • 當事人合意選擇之其他仲裁機構或其他仲裁規則
韓國／新加坡自由貿易協定 Free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	第 10 章第 10.19 條第 3 項第 a 款至第 c 款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ICSID 公約 • UNCITRAL 仲裁規則 • 當事人合意選擇之其他仲裁機構或其他仲裁規則
韓國／美國自由貿易協定 Korea-USA Free Trade Agreement	第 11 章第 11.16 條第 3 項第 a 款至第 d 款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ICSID 公約 •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 • UNCITRAL 仲裁規則 • 當事人合意選擇之其他仲裁機構或其他仲裁規則
馬來西亞／紐西蘭自由貿易協定 Malaysia-New Zealand Free Trade Agreement	第 10 章第 10.21 條第 1 項第 a 款至第 c 款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ICSID 公約 • UNCITRAL 仲裁規則 • 當事人合意選擇之其他仲裁機構，包括吉隆坡區域仲裁中心
巴基斯坦／馬來西亞更緊密經濟夥伴協定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Pakist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Malaysia for a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第 9 章第 98 條第 5 項第 a 款至第 d 款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吉隆坡區域仲裁中心 • ICSID 公約 • UNCITRAL 仲裁規則 • 當事人合意選擇之其他仲裁規則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第 11 章第 1120 條第 1 項第 a 款至第 c 款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ICSID 公約 •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 • UNCITRAL 仲裁規則
紐西蘭／中國大陸自由貿易協定 New Zealand-China Free Trade Agreement	第 11 章第 153 條第 1 項第 a 款至第 b 款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ICSID 公約 • UNCITRAL 仲裁規則
紐西蘭／新加坡更緊密經濟夥伴協定 Agreement between New Zealand and Singapore on a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第 6 部分第 34 條第 2 項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ICSID 公約
紐西蘭／泰國更緊密經濟夥伴協定 New Zealand-Thailand Closer	第 9 章第 9.16 條第 2 項第 b 款至第 c 款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UNCITRAL 仲裁規則 • ICSID 公約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巴拿馬／新加坡自由貿易協定 Panama-Singapore Free Trade Agreement	第 9 章第 9.13 條第 3 項第 b 款至第 c 款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ICSID 公約 • UNCITRAL 仲裁規則
新加坡／澳洲自由貿易協定 Singapore-Australia Free Trade Agreement	第 8 章第 14 條第 3 項第 b 款至第 c 款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ICSID 公約 • UNCITRAL 仲裁規則
新加坡／哥斯大黎加自由貿易協定 Singapore-Costa Rica Free Trade Agreement	第 11 章第 11.16 條第 3 項第 a 款至第 c 款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ICSID 公約 •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 • UNCITRAL 仲裁規則
新加坡／秘魯自由貿易協定 Singapore-Peru Free Trade Agreement	第 10 章第 10.17 條第 3 項第 a 款至第 c 款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ICSID 公約 • UNCITRAL 仲裁規則 • 當事人合意選擇之其他仲裁機構或其他仲裁規則
美國／新加坡自由貿易協定 United States-Singapore Free Trade Agreement	第 15 章第 15.15 條第 5 項第 a 款至第 d 款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ICSID 公約 •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 • UNCITRAL 仲裁規則 • 當事人合意選擇之其他仲裁機構或其他仲裁規則
美國／越南貿易關係協定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 Nam on Trade Relations	第 4 章第 3A 項第 i 款至第 iv 款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ICSID 公約 •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 • UNCITRAL 仲裁規則 • 當事人合意選擇之其他仲裁機構或其他仲裁規則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附錄 2 能源憲章條約有關國際投資仲裁之規定

條約名稱	條號	投資人／地主國仲裁機制
能源憲章條約	第 26 條第 4 項第 a 款至第 c 款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ICSID 公約或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 • UNCITRAL 仲裁規則 • 斯德哥爾摩商會仲裁機構仲裁規則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附錄 3 相關國家雙邊投資條約範本有關仲裁之規定

國家	Model BIT 條號	投資人／地主國仲裁機制	對外締結 BIT 之總數 ²⁷
加拿大	第 27 條第 1 項第 a 款至第 d 款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ICSID 公約 •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 • UNCITRAL 仲裁規則 • 締約國成立之委員會所認許之其他機構仲裁規則 	28
哥倫比亞	第 IX 條第 4 項第 b 款至第 d 款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UNCITRAL 仲裁規則 • ICSID 公約或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 • 締約方同意之其他仲裁機構或其他仲裁規則 	6
法國	第 7 條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ICSID 公約 	101
德國	第 10 條第 2 項第 1 款至第 5 款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ICSID 公約 •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 • UNCITRAL 仲裁規則 • 國際商會、倫敦國際仲裁院，或斯德哥爾摩商會仲裁機構 • 爭端當事方合意選擇之其他爭端解決形式 	136
印度	第 9 條第 3 項第 a 款至第 c 款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ICSID 公約 •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 • UNCITRAL 仲裁規則 	81
挪威	第 15 條第 3 項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ICSID 公約或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 	15
美國	第 24 條第 3 項第 a 款至第 d 款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ICSID 公約 • ICSID 附屬機制規則 • UNCITRAL 仲裁規則 • 爭端當事方合意之其他仲裁機構或其他仲裁規則 	47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²⁷ 根據 UNCTAD 公布之 2011 年世界投資報告所做之統計，時間至 2011 年 5 月止。

參考文獻

- 李貴英 (2011)。〈論里斯本條約下歐盟之共同商業政策〉，李貴英 (編)，
《歐洲聯盟經貿政策之新頁》，頁 419-473。台北：台灣大學出版
中心。(Li, C. [2011]. On the EU's common commercial policy
after the Treaty of Lisbon. In C. Li [Ed.], *New era of the Euro-
pean Union's economic & trade policies* [pp. 419-473].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 Abbott, R. (2008). EU trade policy: Approaching a crossroads.
Chatman House Briefing Paper, 8, 4: 1-8.
- Bhagwati, J. (2008). *Termites in the trading system: How preferential
agreements undermine free trade*. New Delhi, India: Oxford Uni-
versity Press.
- Bora, B. (2004). Investment issues in the WTO. In B. Hocking & S.
McGuire (Eds.), *Trade politics* (pp. 208-222).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Bungenberg, M. (2011). The division of competences between the EU
and its member states in the area of investment politics. In M.
Bungenberg, J. Griebel, & S. Hindelang (Eds.),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EU Law* (pp. 29-42). Berlin & Heidelberg,
Germany: Springer-Verlag.
- Burgstaller, M. (2006). Nationality of corporate investors and interna-
tional claims against the investor's own state. *Journal of World
Investment & Trade*, 7, 6: 857-877.
- Ceyssens, J. (2005). Towards a common foreign investment policy?—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European Constitution. *Legal Issue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32, 3: 259-292.
-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0a, January 28). *Outcome of
proceedings of the Trade Policy Committee (full members) meeting
on 22 January 2010*. Retrieved January 28, 2012, from [http://
register.consilium.europa.eu/pdf/en/10/st05/st05667.en10.pdf](http://register.consilium.europa.eu/pdf/en/10/st05/st05667.en10.pdf)
-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0b, March 15). *Public access to
documents-confirmatory application No 06/c/01/10*. Retrieved
July 6, 2011, from [http://register.consilium.europa.eu/pdf/en/
10/st06/st06456.en10.pdf](http://register.consilium.europa.eu/pdf/en/
10/st06/st06456.en10.pdf)

- Dimopoulos, A. (2008). The common commercial policy after Lisbon: Establishing parallelism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economic relations? *Croatian Yearbook of European Law and Policy*, 4: 101-129.
- Dimopoulos, A. (2010). Shifting the emphasis from investment protection to liber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EU as a new global actor in the field of foreign investment. *Journal of World Investment & Trade*, 11, 1: 3-25.
- Dolzer, R. (2006). Auslandsinvestitionen, wachstum und armutsbekämpfung: Zur ordnung des völkerrechts. In R. Dolzer, M. Herdegen, & B. Vogel (Hg.), *Auslandsinvestitionen* (S. 13-23). Freiburg, Deutschland: Verlagspublikationen.
- Eeckhout, P. (2004). *External relations of the European Un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miliou, N. (1996). The Allocation of competence between the EC and its member states in the sphere of external relations. In N. Emiliou & D. O'Keeffe (Ed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World Trade Law: After the GATT Uruguay Round* (pp. 31-45). Chichester, UK: John Wiley & Sons.
- Euro-Mediterranean Heads of States and Government. (2008, July 13). *Joint Declaration of the Paris Summit for the Mediterranean*. Retrieved July 6, 2011, from http://www.eu2008.fr/webdav/site/PFUE/shared/import/07/0713_declaration_de_paris/Joint_declaration_of_the_Paris_summit_for_the_Mediterranean-EN.pdf
- European Commission. (2003, April 23). *Draft articles concerning external action*. Retrieved July 6, 2011, from <http://european-convention.eu.int/docs/Treaty/cv00685.en03.pdf>
- European Commission. (2006a, May 30). *Note for the attention of the 133 Committee*. Retrieved July 6, 2011, from http://www.iisd.org/pdf/2006/tas_upgrading_eu.pdf
- European Commission. (2006b, October 4). *Global Europe: Competing in the world*. Retrieved July 6, 2011, from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06/october/tradoc_130370.pdf
- European Commission. (2010a, July 7). *Towards a comprehensive Europea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licy*. Retrieved July 6, 2011,

- from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1/may/tradoc_147884.pdf
- European Commission. (2010b, July 7).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establishing transitional arrangements for bilater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between member states and third countries*. Retrieved July 6, 2011, from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0/july/tradoc_146308.pdf
- European Commission. (2010c, November). *Trade, growth and world affairs. Trade policy as a core component of the EU's 2020 strategy*. Retrieved July 6, 2011, from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0/november/tradoc_146955.pdf
- European Union. (2002, December 30). Agreement establishing an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its Member States, of the one part, and the Republic of Chile, of the other part—Final act. *Official Journal*, L 352: 1-1450.
- Govaere, I., Capiiau, J., & Vermeersch, A. (2004). In-between seats: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European Foreign Affairs Review*, 9, 2: 155-187.
- Gugler, P., & Tomsik, V. (2007). The North American and European approaches in th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Transnational Dispute Management Review*, 4, 5: 1-50.
- Hoffmeister, F. (2007). Outsider or frontrunner? Recent developments under international and European law on the status of the European Union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reaty bodies. *Common Market Law Review*, 44, 1: 41-68.
-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2008). *Rio de Janeiro conference report: International law on foreign investment*. Retrieved July 6, 2011, from <http://www.ila-hq.org/en/committees/index.cfm/cid/1015>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n.d.). *Balance of payments manual*. Retrieved July 6, 2011, from <http://www.imf.org/external/np/sta/bop/bopman.pdf>
- Karl, J. (2006). The competence fo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New powers for the European Union? *Journal of World Investment & Trade*, 5, 3: 413-439.
- Krajewski, M. (2005). External trade law and the Constitution Treaty:

- Towards a federal and more democratic common commercial policy? *Common Market Law Review*, 42, 1: 91-127.
- Krajewski, M., & Ceysens, J. (2007). Internationaler investitionsschutz und innerstaatliche regulierung. *Archiv des Völkerrechts*, 45, 2: 180-216.
- Krenzler, H. G., & Pitschas, C. (2005). Die Gemeinsame Handelspolitik im Verfassungsvertrag—ein Schritt in die richtige Richtung. In C. Herrmann, H. G. Krenzler, & R. Streinz (Hg.), *Die Außenwirtschaftspolitik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nach dem Verfassungsvertrag* (S. 11-42). Baden-Baden, Deutschland: Nomos.
- Leal-Arcas, R. (2010). The European Union's trade and investment policy after the Treaty of Lisbon. *Journal of World Investment & Trade*, 11, 4: 463-513.
- Leshner, M., & Miroudot, S. (2006). The economic impact on investment provisions i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OECD Trade Policy Working Paper*, 36: 1-63.
- Mandelson, P. (2007). *The European Union in the global age*. London: Policy Network.
- Maes, M. (2010). The Lisbon Treaty and the new EU investment competence. In R. Eventon (Ed.), *EU investment agreements in the Lisbon Treaty era: A reader* (pp. 12-13).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Seattle to Brussels Network.
- Maydell, N. (2007). The European Community's minimum platform on investment or the trojan horse of investment competence. In A. Reinisch & C. Knahr (Eds.),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in context* (pp. 73-93). Utrecht, the Netherlands: Eleven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 McGuire, S., & Smith, M. (2008).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mpetition and convergence in the global arena*.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 Mola, L. (2008). *Which role for the EU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Retrieved July 5, 2011, from <http://www.ssrn.com/link/SIEL-Inaugural-Conference.html>
- Neumayer, E., & Spess, L. (2005). Do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increa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 Development*, 33, 10: 1567-1585.
-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0, June 27). *OECD declaration and decisions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Retrieved July 6, 2011, from http://www.oecd.org/document/53/0,3746,en_2649_34819_1933109_1_1_1_1,00.html
-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0). *National treatment for foreign-controlled enterprises*. Retrieved July 6, 2011, from <http://www.oecd.org/dataoecd/32/21/19548854.pdf>
- Potestà, M. (2009).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Recent developments in arbitration and before the ECJ. *The Law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8: 225-245.
- Salacuse, J. W., & Sullivan, N. P. (2005). Do BITs really work?: An evaluation of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and their grand bargain.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46, 1: 67-130.
- Sally, R. (2008). *Trade policy, new century: The WTO, FTAs and Asia rising*.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 Shan, W., & Zhang, S. (2010). The Treaty of Lisbon: Half way toward a common investment polic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1, 4: 1049-1073.
- Tietje, C. (2009). Die Außenwirtschaftsverfassung der EU nach dem Vertrag von Lissabon. *Beiträge zum Transnationalen Wirtschaftsrecht*, 83: 5-23.
- Terhechte, J. P. (2008). Art. 307. In J. Schwarze (Hg.), *EU-Kommentar* (S. 2158-2165). Baden-Baden, Deutschland: Nomos.
- United Nations. (n.d.). *Global compact*. Retrieved July 6, 2011, from <http://www.unglobalcompact.org/AboutTheGC/TheTenPrinciples/index.html>
-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11).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1*. New York & Geneva, Switzerland: United Nations.
- Woolcock, S. (2007). European Union policy towards free trade agreements. *ECIPE Working Paper*, 3: 1-15.

-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n.d.).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Retrieved January 30, 2012, from 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region_e/region_e.htm
-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01, November 20). *Doha Ministerial Declaration* (WT/MIN[01]/DEC/1). Retrieved May 28, 2012, from http://www.wto.org/english/thewto_e/minist_e/min01_e/mindecl_e.htm
-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02, June 27). *Concept paper on modalities of pre-establishment*. Retrieved July 6, 2011, from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04/july/tradoc_111122.pdf
-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04, August 1). *General council's decision on the Doha agenda work programme (the "July package")*. Retrieved July 6, 2011, from 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da_e/draft_text_gc_dg_31july04_e.htm

The Legal Norms on the European Union's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licy

Catherine Li

Department of Law, Soochow University
No. 56, Sec. 1, Kuei-yang St., Taipei 10048, Taiwan
E-mail: cathyli2@scu.edu.tw

Abstract

The Lisbon Treaty establishes for the first time an exclusive competence over foreign investment by including it in the scope of the Common Commercial Policy. Nevertheless,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the EU foreign investment policy is not yet clear. If EU exclusive competence covers both investment protection and liberalization, the EU will need to address the question of an EU model agreement to be applied in any future investment chapters in free trade agreements. In 2010,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brought forward two proposals: (1) a draft regulation to fix the vacuum created by transferring FDI competence to the EU-level, and (2) a communication proposing the new EU investment policy which feeds into negotiating mandates for EU investment agreements or investment chapters in free trade agreements. The EU's new investment competence will lead to fervent discussions in and among Member States, the Commission and the Parliament.

Key Words: Common Commercial Policy,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exclusive competence, Minimum Platform on Investment, portfolio investments